

四書淺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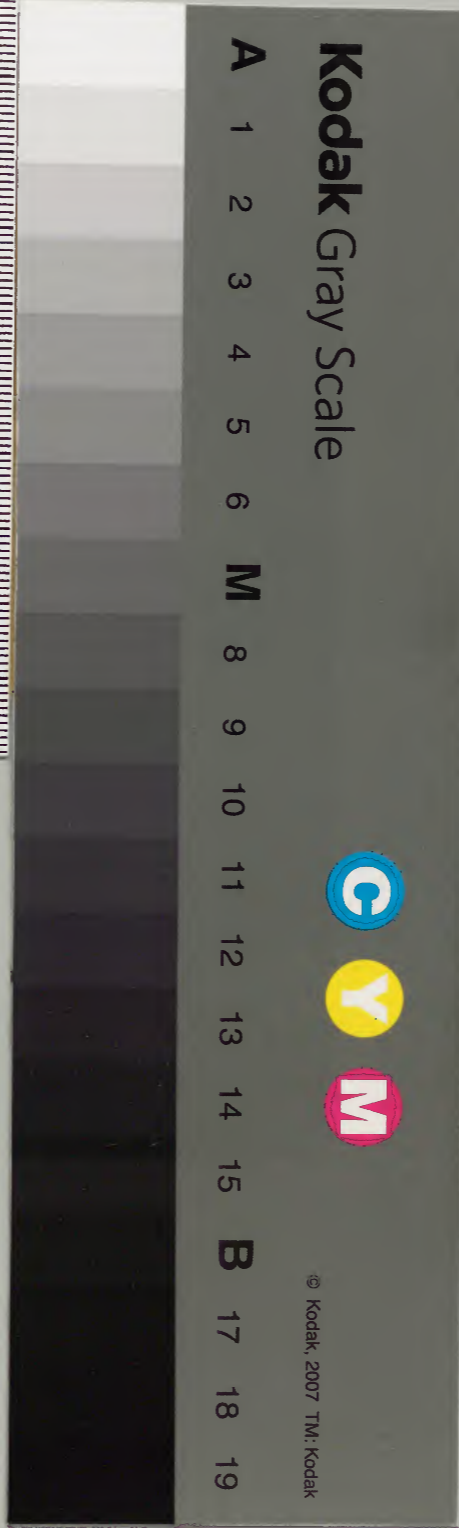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五	三	〇
一	六	四	〇
冊	架	函	號

内閣文庫			
五	五	三	〇
七	〇	七	〇
冊	架	函	號

四書 六ノ一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530
冊數	7 (1)
函號	277 82

277-8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詳較真本無闕無訛

陳紫峯先生 四書淺說

四書之有集註。如天之有日月也。集注之有大全。蒙引存疑。如星辰之有經緯。嵩岱之有支山。河海之有支水也。若會而通之。融而成之。不增不損。潔淨精微。則淺說又如羲和治曆。神禹治水也。平心者譯之。素堂重梓。

四書淺說叙

嘗思聖賢開天明道如日

月之運江河之流布帛菽

粟之於日用固不示人以

深亦無處可容其深也而

或者好爲艱難險僻之解
甚且附會二氏組織百家
經術愈晦邪說愈橫譬北
轅而南轍拊盆而測日其
於至教奚當也况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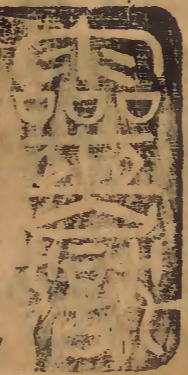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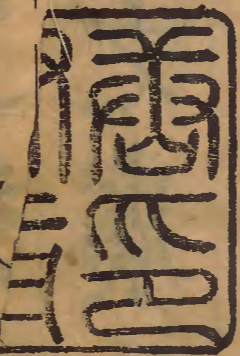
明取士以明經學古敦崇
聖道爲先卽以當古賢良
方正茂才孝廉諸科而於
四子之書則代有先賢發
明使學者知所佩服而遵

守焉若其束髮詮解遺理
存異尋虛逐微蚤敗其腸
胃以至風雲月露之形狂
躁險薄之氣漸染文字生
心害政誠不知稅駕何所

患曷可勝言哉因思禍之
生也有自則其救之也有
方繙蠹笥中有紫峰陳先
生四書淺說伏而誦之簡
捷明快詳而不病乎瑣正

而不隣於庸使聖賢生面
呼之躍躍欲出較之林次
崖先生之存疑蔡虛齋先
生之蒙引大指略同而顯
易尤過之際此誠淫未盡
消除之日不啻適海之斗
極覓音之廣陵人心世道
大有裨焉其不奉爲導師
者是亦羿有罪爾特簡而
較之以付梓人

崇禎丁丑孟夏秣陵唐光
夔冠甫氏題於靈嶽山
房



四書淺說原引

四書淺說原引

紫峰陳先生淺說坊間刊
行久矣邇來先生因謝政
家居生加訂補其平生所
得千古不傳之妙纖毫發
盡無遺較諸前本殆相去

海山詩

天淵矣且又篇什備具字
畫不訛甚便觀覽本堂因
再刻以公諸天下好學君
子擇其善者而從之是暨
崑

隆慶戊辰季冬聖
泉子書於
德書堂

靈源山房重訂四書淺說大學卷之一

晉江 陳琛 著
後學 劉蜚英 訂

大學之道 全章

人不可以不學。方其幼也。既養之於小學之中。及其長也。復開
之以大學之道。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大人猶言成人。學也者。所
以成其人。而道則其學之方法也。大學之道何在。明己之明
德。又在乎新民之德。而明己德。新民二者。又在乎各止於至善。
夫德而謂之明者。以其虛而且靈。具仁義禮智之性於中。而足

四書淺說

大學卷一

一

以應夫萬事也。既曰明德則本無不明也。而猶有待於明之者。蓋人鍾二五之氣以生。不能皆值其清而粹者。故耳日口鼻之欲。得以因其氣稟之拘而蔽之。而明者昏矣。然其明猶未嘗息也。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審理欲之幾致。克復之決務。使偏者以正。蔽者以開。而本明之體得以復其初也。然同此人則同具此明德。乾吾父坤吾母。而一具此明德之人。則吾皆同胞之兄弟也。我既有以自明。而置吾身於光明瑩淨之中。而人之有所昏。而未能自明者。吾又坐視其沉溺於冥迷污穢之域。而不為之惻然。而思有以新之哉。新之者。經畫區處。與之以為善之資。開導引掖。示之以為善之路。慮其倦也。為之鼓舞。作防其背也。為之懲戒。禁止務使其舊染之污悉去。而固有之德。復明也。然太極之中。不容有一物之雜。而人之為善。不可不盡其本然之量。故明之德。必止於至善。然後可以言明。新民必止於至善。然後可以言新。至善者。天理當然之極致。精微純粹。而無瑕者也。止之云者。以之為標的。未至則必求。至於是也。以之為歸宿。已至則安。於是而不遷也。大抵理有萬殊。推心是本學。無多岐。治心為要。明德即心也。明德者存此心也。新民者推此心也。而止於至善。則極吾心體用之全。而無纖毫不講之遺。

恨矣。大學之道不外乎此三者。所謂大學之綱領也。然為學有
 知行用功有次第。天下之理未有不先知之而能勉以行之者。
 此欲止於至善者。所以必由知而後得也。苟能由學問思辨之
 功。以入於融會貫通之境。於明德新民之所當止者。皆了然於
 胸中。而知之極其真。知止而後有定。夫多岐亂心。則進趨莫決。
 所見既定。則用志不分。吾以為是。而終身可據依者。既的然在
 此。而不在彼。則期而至之望。而趨之亦斷然在此。而不移於彼
 矣。志不因知而定乎。定而後能靜。蓋志有一定之向。則心有一
 定之王。若志於此。而又惑於彼。將往於東。而又欲移於西。則方
 寸之間。第見夫憧々往來。而不勝其膠擾矣。靜而後能安。蓋身
 以心為主。心以身為役。心既靜矣。則隨吾身之所處。自不覺其
 從容而閒暇。安舒而順適。固未有內境騷然。而在外得以晏然
 無事者。亦未有主帥清寧。休息而為之卒徒者。反驚擾而馳矣。
 精詳出於閒暇之餘。錯謬起於造次之頃。必無物而後能觀物。
 必省事而後能應事。蓋事物之來。紛紜轉轉。而吾在倉皇忙迫
 之中。以麤心浮氣。與之相酬酢。則何以求通於會。審著於微哉。
 故必安而後能慮。能慮則思之審而籌之熟。即其是非可否
 之間。而有以得其當然。不易之理。則惟據是理以為之主。而吾

無容心焉。又安有一事之不適其宜。一物之不得其所哉。此之謂慮而後能得也。夫得所止由於知所止。如此學者可不以求知為先務哉。合而觀之。明德新民兩物也。必先明德而後可推之以新民。是明德為本。新民為末。非物有本末乎。知止能得一事也。必先知止而後可因之以得所止。是知止為始。能得為終。非事有始終乎。學者誠知明德知止為本。為始。而先之。知新民能得為末。為終。而後之。則其進為有序。而趨向之路不差。自此以往。庶幾德可明而民可新。善可知而止可得。其於道也不亦近乎。若未能知而欲行。未能治已而先欲治人。則為倒行逆施。

而去道也遠矣。夫大學綱領固不外乎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者而已。然是三者之條目則有八焉。今以八者而第其先後之序。言之。古之人心存大公。物無不愛。以明德為衆人所同得。以宇宙內事為一己分內事。而欲明其明德於天下。使衆人皆有以去其舊染之污。而天下皆歸於平也。然天下之本在國。欲平天下者必先立標準。胥教誨以治其國。之本在家。欲治其國者必先正倫理。篤恩義以齊其家。之本在身。欲齊其家者必舉動合義好惡循理以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心有不正則身無所管攝矣。欲脩身者必敬以治內。虛以應物。而先正其心。

心之發則意也。意有不誠，則心為所累矣。欲正心者，必戒其自欺，求其自慊，而先誠其意。若夫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有未至則真妄錯雜，善惡莫辨。欲誠意者，必推良知之天以盡此心之量，而知無不致可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雖散在萬物而實管于人之一心。人心物理，相為流通，理有未窮，知必有蔽。欲致知者，又在即事即物，窮其所當然之則，與其所以然之故，而使物無不格可也。誠能於理之在物者，有以詣其極而無餘，則一真內融，萬境俱徹，而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至矣。知焉既至，則真妄善惡皎然明白，意可得而誠矣。意焉既誠，則心無

可繫。物不能動而可正矣。心焉既正，則身有所主，物不能累而可脩矣。身無不脩，則有以儀刑於一家，不由是而可齊乎家。無不齊，則有以感化於一國，不由是而可治乎國。治則篤近而舉遠，舉此以加彼，而天下之平也不難矣。是則修身以上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所謂綱領之條目如此。雖然，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則皆以修身為本。蓋能修身，則齊家治國平天下，特舉此而措之耳。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分雖不同，皆由格致誠正以脩其身為本焉。苟身焉不脩，則其本亂矣。本亂則推

有不準動有不化。欲家齊國治天下平而末之治者無是理也。以家對國天下而言則理一而分殊是家之親在所厚而國天下在所薄家焉不齊則所厚者薄矣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欲求國治天下平而所薄者厚寧有是理乎是脩身為新民之大本而齊家又新民中之首務也。定靜安慮皆知止之驗定靜安在未應事之時慮在方應事之際蓋理明義精則自然如此時文中講靜字則曰私意無以投其隙外物無以動於中講安字則曰優游於天理之中。處富貴則不以為可樂處貧賤則不以為可憂蓋無入而不

自得也。如此講便是意誠心正身脩而為淥所止矣。作者須有斟酌。

康誥曰克明德 全章

大學傳之首章釋明德意謂大學之道莫先於明德能明其德莫過於古聖人康誥曰人之所得乎天而無少不明者德也人皆有之但氣稟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而不能無所昏焉惟此文王緝熙敬止能明其德而有以全其本然也。太甲曰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明命也人皆得之但靜焉不知存養動焉不知省察而不能無所失焉惟此成湯日新又

新顧此明命而不離於須臾也。至於帝典又曰德之在人體具衆理用應萬事本峻大也。人莫不有此峻大之德或不免於狹小之累惟帝堯也。欽明文思德性一出於自然允恭克讓光輝被及於四表是克明此峻德也。三書所言如此皆言自明已德之意如曰德曰明命曰峻德即經文所謂明德也。曰克明曰顧諟又曰克明即經文所謂明德也。學者觀三書之所言則知人之皆有此明德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不過能明其明德耳。吾能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則是亦聖人而已矣。毋曰聖人不可而甘於喪失其本心也。

自明對新民言非為仁由己之意

湯之盤銘曰 全章

大學傳之二章釋新民意謂新民之道不始於自新則無以為新民之基本不終於新天命則無以見新民之極功。湯之盤銘曰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猶沐浴其身以去垢誠能一日奮然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以滌其舊染之污是有以自新矣。然人心之出入無常天理之存亡甚易苟日新而新之功不繼則前功盡棄而新者汚矣。故必曰新之又曰新之而繼功於已新之後若然則已德以新而新民之本立矣。康誥曰民心雖蔽於

物歎羞惡有時而發見。即此發見之端，是即自新之機。為人上者，必迎其機而振作之。為之衣食，而使之俯仰有資。為之學校，而使之講習有地。勤者勞之，恐其或怠於終。銳者節之，恐其或廢於後。有褒有揚，以為賢者之勸。有樂有歌，以為嚴者之和。此皆作之。術所以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若然，則民德以新而自新之功著矣。夫民德既新，則天命亦新。獨不觀諸文王之詩乎？詩謂周自后稷以來，舊為諸侯之國。至於文王之世，始受天命之新。夫民之視効，在君天之聽。在民天命新固，可以見新民之極。民德新，又可以見自

新之極。是以君子致力於人己之間，皆欲求止於至善之地。已粗克而必欲其盡，理粗浚而必欲其純。不安於小成，不狃於近利。必如是，然後足以盡自新。民之道，而無毫髮之遺恨矣。作新民，作字就當聖經在新民之新字。蓋人非下愚不移，孰無一念求新之意。特在上之人，無以作之耳。一說商之餘民，桀紂汚俗，至武王布維新之化，而民皆改過遷善。是有自新之機矣。此康誥之意也。傳者引之，只是斫章取義，以為明德新民者之通用也。

詩云邦畿千里

全章

大學傳之三章釋止至善謂夫經文所謂在止於至善者何謂也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以此觀之可見物各有所止也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孔子讀而贊之曰黃鳥乃一物之微於止猶知所止之處可以人為萬物之靈尚不知所止之善而不如鳥乎以此觀之可見人當知所止也然人之所當止者果何在在乎詩云穆々深遠之文王能繼續光明無不敬而安所止也今自其所止之大者言之仁者君之道也世固有為君而仁而未能止於仁者文王之為人君則止於仁焉仁而曰止則其仁也或寬而為雨露或嚴而為雪霜莫非天理之中而極仁道之

備也敬者臣之道也世固有為臣而敬而未能止於敬者文王之為人臣則止於敬焉敬而曰止則其敬也或勤勞而為君之股肱或正直而為君之藥石莫非天理之中而極敬道之全也孝者子之道為人子而止於孝則孝而全美而非尋常之所謂孝也慈者父之道為人父而止於慈則慈而盡善而非世俗之所謂慈也以至於與國人交則其道在于信于信而止之則固無一事之不信而其所信者又皆其所當信也夫豈信于此而或違于彼止知期必而不知所以變通者哉文王所止之仁敬孝慈信即至善之所在而吾人之所當止者也學者于此五者

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于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以止而無疑矣。以此而體之于已。則為明德之止於至善。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詩之言如此，豈無謂哉。其所謂如切如磋者，蓋言君子之為學，何者為所當然，何者為所以然。講習以聚之，討論以辨之。雖已精矣，猶以為未精，而必益求其精也。所謂如琢如磨者，蓋言君子之自脩，何者為天理，何者為人欲。省察以審其機，克治以致其決。雖已密矣，猶以為未密，而必益求其密也。蓋然則知行兼盡，而為求止至善之方矣。其瑟兮僖兮，則言君子之存于心者，純一嚴整，而無放逸頹惰之失也。其赫兮喧兮之言，則言君子之見于外者，光輝明盛，而有從容中道之妙也。若然，則表裏俱盛，而為得止至善之驗矣。其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者，則又言君子由學問自脩之功，造惇慝威儀之地，則身之所得者，極其廣大，無少欠缺，而為德之盛，身之所止者，一于中正，無少過差，而為善之至。如言惇慝，是德盛于內，而內焉一至善也。如言威儀，是德盛于外，而外焉一至善也。夫德者，人所同得也。今聖人既先得之，而充盛宣著，又如此，故

大學卷一

十

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而自不能忘也。此以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發新民之端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夫前王何以能使人思之而不忘哉？蓋前王制禮作樂，而德業之盛傳于後世，是其賢也。為後賢者，則仰其德業之盛，而賢其賢，剝業垂統，而覆育之恩，遺于後人，是其親也。為後王者，則思其覆育之恩，而親其親，休養生息，與民共享太平者，是前王遺後民以所樂也。後民則含哺鼓腹，而安其樂，分田制里，使民各有定業者，是前王遺後民以其利也。後民則耕田鑿井，而享其利，夫舉天下之大，歷後世之久，無失所之民，其餘澤之在人，有如此，所以既

沒其之遠，人猶思之而不忘也。此以新民之澤所止言之，而著明德之驗也。

發明

仁敬孝慈信，款一一于經傳中，摘取文王行事之迹，以

實之，則慈信二字，難得親切，而一日三朝問安視膳，恐或未足以盡文王之孝。况此五者俱以所止言，則固不可以事迹之一二端而謂足以盡聖人之全體極致也。大抵講論主于發明義理，舉業時文，凡稱贊聖賢之德行功業，多喜援引證驗，其引證親切，義理周全，斯固美矣。或此有而彼無，甲虛而乙實，則牽強抑鬱，以為比對，而意味淺薄，義理踈漏，殊失古

人立言本意。而于題目全無所發明。此最時文陋習。識者笑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全章

大學傳之四章釋本末謂夫經文所謂物有本末者蓋以明德為本新民為末也果何以見之夫子有言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謂之無訟則如暴慢者致其恭巧偽者獻其誠凡一切無實之人皆知以本心之廉耻而內節其貪利無已之心以明白之是非而自抑其剛很不平之氣雖欲為虛誕之辭其欺上終於慙愧畏縮而不敢也民之無訟如此聖人果何道

而能使之然也蓋天理之功不容泯人心之補不可欺惟在上之人無以服其心故在下之人得以肆其偽若聖人在上則意誠而心正德盛而仁熟雖無意于民之畏也而薰蒸漸染之間自能使民革心向化而畏服之恐歎此所以訟不待聽而自無也夫無訟者民德之新也所以使民無訟者由于己德之明也觀使民無訟之言可以知明德為本而在所當先新民為末而在所當後矣

聞嘗竊取程子之意

全章

朱子補括物致知傳意謂大學傳之五章蓋釋括物致知之義

而令亡矣。然格物致知，乃學者最初用力之地。于此不用其力，則如醉不醒，如夢未覺，而誠正脩齊治平，舉無繇而用其力。然則此傳誠有不可缺者。故二程夫子始為之說，以開聖學之源。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經文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推極吾心之知，在乎窮至事物之理也。何則？人心之靈，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莫不可知也。天下之物，必有所當然，與所以然。莫不有理也。知在心而實周于物理，在物而實具于心。惟于物之理有未窮，故吾心之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之初，必使學者自一身以至于萬事，莫不因心本然所知之理，而益加

學問思辨之功。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于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至于積累既多之後，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理，不惟有以包括其大槩，而其節目條件，亦洞然而無餘。不惟有以察識其易見，而其委曲細微，亦瞭然而皆盡。夫人心物理，相為流通也。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則萬殊一本，而為吾心之體之全者，有以極其全。一本萬殊，而為吾心之用之大者，有以充其大。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按表總結也。秉則其中之條件也。粗者易見，而精則其委曲細

微也。

發明如學孝之一言。足以包括為人子之道。所謂表也。中間有許多條件節目。所謂裏也。溫清定省之儀。喪葛肥其之奉。如此之類。衆人之所共知者。粗也。若聽于無聲。視于無形。心志之奉。容色之愉。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從其治命而不從其亂命。如此之類。亦甚細微精深。非精義入神者。不足以與此。○表裏自有精粗。精者有當然所以然。粗者亦有當然所以然。

所謂誠其意者

全章

大學傳之六章。釋誠意。謂夫經文所謂誠其意者。何謂也。蓋人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人之本心。莫不好善而惡惡。但其拘於氣質。蔽于物欲。固有真然不知善惡之所在者。此固無足言矣。亦有曾加夫學問之功。以開其心術之蔽。知善之可好而好之矣。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于內。知惡之可惡而惡之矣。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之于中。夫既知所好惡矣。而自不肯實用其力。是自欺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而已。如惡惡也。則必由中及外。而無一毫之不惡。有如惡惡真之真。如好善也。則必由中及外。而無一毫之不好。有如好善之真。夫惡惡如惡惡真。真夫惡惡如惡惡真。

則務決去之。以求快足于己。初非為人而惡之也。好善如好好色。則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初非為人而好之也。不謂之自慊而何。夫欺曰自欺。則此心之虛偽。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也。慊曰自慊。則此心真實。人亦不及知而已。獨知之也。是獨知之地。雖曰至隱至微。若毫若髮。而實公私邪正之所係。廢興存亡之所關。於此一差。則差以毫釐。而謬以千里矣。故君子於此。必愈嚴愈敬。愈精愈密。即其初動之處。審其所分之機。果自欺歟。抑自慊歟。自欺則當自禁止。自慊則愈自勉勵。豈徵驗於聲色。著見于事為。而後有以用其力乎。彼小人不能慎獨。以禁止其自欺之前。于閒居之時。肆為不善。無所不至。及見君子。則愧耻心生。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外托虛善。以自蓋。然其蹤跡暴露。人之視之。如見其肺肝然。夫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所謂善惡誠于中。則必形于外。者。正此之謂也。夫不戒自欺。而其流弊至于如此。君子安得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乎。曾子平日亦有言曰。人皆以為幽獨之中。深僻隱奧。人不之知也。殊不知事必有迹。實必有聲。為善于幽獨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為惡于幽獨者。雖恐人知。而人無不知者。是則幽獨之地。即十目所共視之也。其嚴孰加焉。毋

曰瞻視不及。而可以靡所不為也。幽獨之處。即十手所共指之。處。可畏孰甚焉。母曰指顧不到。而可以無所不至也。以此言觀之。則為惡於閑居之地。而欲著善于見君子之時者。亦誠無益矣。夫小人之自欺。而其惡之形于外。有如。然則君子之自慊。而其善之形於外者。又當何如哉。彼財積於中。謂之富。則能潤屋矣。意誠于內。謂之德。則能潤身矣。潤身之實。何如。以言其心。則不愧不怍。廣大而寬平。以言其體。則不矜不肆。安舒而自得。所謂潤身者。然也。夫能求自慊。而其效驗。至于如此。君子安得。不以為勸。而必誠其意乎。

所謂脩身

全章

大學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謂夫經文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何謂也。蓋人有虛靈知覺之心。則必有喜怒哀懼之用。喜怒哀懼之未發。謂之中。固無不正之可議矣。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亦奚不得正之有哉。惟夫方寸之間。有欲而未靜。本原之地。無主而不虛。於忿懣也。不能隨感而應。而有心于忿懣。則忿懣不得。其正於恐懼也。不能隨感而應。而有心于恐懼。則恐懼不得。其正於好樂也。不能隨感而應。而有心于好樂。則好樂不得。其正於憂患也。不能隨感而應。而有心于憂患。則憂患不得。其正夫

喜怒哀懼者心之用也。喜怒哀懼之不得其正，是即心之不得其正也。心者身之主也。苟得其正而無所偏倚，則百體從令，各供其事而無不合於理者矣。如其不正，則身在于此而心馳于彼，有所忿懣，則心馳于忿懣；有所恐懼，則心馳于恐懼；有所好樂憂患，則心馳于好樂憂患。血肉之軀，無所管攝，故目雖司視也，心既不存，則視之而不見耳；雖司聽也，心既不存，則聽之而不聞；食雖在于口也，心既不存，則食而不知其味；推而至于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將無一得其理者矣。身之不脩，孰甚于此。夫心不正，則身不脩，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正之云者，察之于方動

之時而敬以直之，務使此心如大虛，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焉可也。

有所忿懣者為私意，客氣所使，物不當怒而怒，或當怒而怒之過甚也。下三句放此。有所者偏主也，預期在有所之先，留滯在有所之後。

所謂齊其家 全章

大學之八章釋脩身齊家，謂夫經文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何謂也？蓋身與物接，不免有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敦惰也。五者本有當然之則，但在常人任好惡之情，不加檢察之功，徇一己



之偏。不由至善之則。或乎其所親愛而偏焉。或于其所賤惡而偏焉。或于其所畏敬而偏焉。或于其所哀矜而偏焉。或于其所傲情而偏焉。夫偏于愛敬哀矜者。是好而不知其惡也。偏于賤惡傲情者。是惡而不知其美也。誠能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則情之所發。各當乎天。則身之所處。不陷于一偏。求之天下。蓋亦鮮其人矣。故諺有之曰。知子莫若父。然溺愛者不明。有莫知其子之惡者焉。猶知苗莫若農。然貪得者無厭。有莫知其苗之碩者焉。諺之所言如此。正謂常人之情。好惡易偏也。夫好惡徇于一偏。則吾之所以自處者。已不得其理矣。是謂身不脩也。以

之處家。必不能使一家之是刑。內外各得其分。而歸于齊。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欲齊其家者。盍亦公于好惡。以脩其身也哉。

故諺一節。只是申明上節意。不可以上節為身不脩。下節為家不齊。亦不可以上節為好惡之偏。下節為偏之為害。總是言好惡之偏。而身不脩也。家之不齊。在言外。偏之為害。便是家不齊。

上章釋正心脩身。而以忿懣恐懼好惡憂患四者為言。此章釋脩身齊家。而以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情五者為言。蓋皆

本乎心而應乎事者。何以一屬之心。一屬之身。蓋自其主乎心。而有所係累。則以言心之病。自其發于事。而有所偏向。則以言身之失。

所謂治國

全章

經文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何謂也。蓋身脩則家可教。家可教而後國可治。苟身不脩而家不可教。而能教國人者。無是理也。故治國君子。惟脩身以教于家。其身初不出乎家。而其他自行於國。所以然者何哉。蓋國家同一理。齊治無二機。是故家之有親。所當孝也。國之有君。猶家之有親。所以事君之道。寧有外於

孝乎。家之有兄。所當弟也。國之有長。亦猶家之有兄。所以事長之道。寧有外于弟乎。家之有幼。所當慈也。國之有衆。亦猶家之有幼。所以使衆之道。寧有外於慈乎。然則孝弟慈也者。根諸人心之固。有而非由外鑠。發諸天理之自然。而不假強為。故康誥曰。如保赤子。誠以赤子有欲而不能自言。為之母者。惟其中心愛之。是以心誠求之。雖或不中。亦不遠矣。然此皆自然而能。不假強為也。豈有學養子而後嫁者哉。慈幼之道。既不待於勉強。而為則孝弟。豈待于強為哉。但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誠使君子能盡孝弟慈之道。以教于家。使一家之中。父慈子孝。而胞

乎其仁則一國之人莫不興起而為仁矣。能盡弟之道以教於家。使一家之中。兄友弟恭而怡。以相讓。則一國之人莫不興起而為讓矣。此正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也。向使一人貪矣。而無仁讓之德。則一國作亂。無仁讓之風矣。是則一國之仁讓。由于家。一國之作亂。由於一人。亦如弩矢之迅速。由于弩機之發動。其機如此。謂一言之失。足以敗事。一人之正。足以定國者也。君子安得不戒貪戾。以絕禍亂之階。而行孝弟慈。以為定國之本哉。夫以一人之身。足以定一國之大者。亦以一國之德。化自一人。而出一國之政令。自一人。而推耳。彼堯舜躬行孝

弟慈之德。而帥天下以仁。民亦觀感而從其仁。桀紂不孝不弟。不慈而帥天下以暴。民亦效尤而從其暴。且為國固貴乎有躬行之德。而亦未嘗無政令之施。然必先導之以德。而後可使之以從其令。若所好者暴。而所令者仁。是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其令。是故君子必有孝弟慈之善于已。而後可出令以正人之善。無不孝不弟不慈之惡于已。而後可出令以禁人之惡。此乃推已及人。所謂恕也。若吾身未能有善。而無惡。而欲令人為善。以去惡。則是截乎身者不恕。而能使人改惡遷善。以從其令者。未之有也。合而觀之。可見國之本在家。之本在身。一身之

舉動一家之趨向。閑焉一家之習尚。一國之觀瞻。係焉未有舍
 脩身而能齊家者。故欲治國者。在乎修身以齊其家也。此釋齊
 家治國之義。至矣盡矣。然猶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也。故復引詩
 以詠歎之。謂夫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于歸。宜其家人。
 夫家國一理也。必能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其
 兄弟。夫齊治一機也。必能宜其兄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
 不忒。正是四國。夫教國不異于教家也。吾為父為子。為兄為弟。
 皆能盡其道。而足以取法于人。然後國之為父子兄弟。皆有所
 觀感。而是則是效矣。由此觀之。可見治國不必求之于國也。能

修身教家。則國可治矣。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此之謂歟。

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是說教國不外乎教家之道。一家仁。一
 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正是說不出家而成教于國。惟教
 國不外乎教家。故不出家而成教于國也。
 成教於國。不特國之為人子者。知所以事其親。而為人臣者。
 亦知所以事其君。不特為人弟者。知所以事其兄。而為人卑
 幼者。亦知所以事其長。不特為人父母者。知所以愛養其子
 弟。而為人君長者。亦知所以撫綏其人民。所以然者。何也。蓋
 孝弟慈三者。家國之所同也。事親此孝。而事君亦此孝。事兄

此弟而事長亦此弟恤幼此慈而使衆亦此慈故吾能孝以
事親以國之為人子為人臣者皆觀感而興起于孝矣吾能
悌以事兄而國之為人弟為人卑幼者皆觀感而興起于悌
矣吾能慈以恤幼而國之為人父母為人君長者皆觀感而
興起于慈矣興仁興讓必如此講然後宗密無遺也

所謂平天下

全章

經文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何謂也蓋國近而天下遠也惟
地有遠近之分故德化之所感政令之所加必先于國而後得
以及于天下也然平天下之道何如誠以凡厥有生同具此孝
弟慈之性必在上之人先有以倡之而後在下之人自有以效
之上能老吾之老而盡孝之道以教于家則一國之人亦觀感
而興起于孝上能長吾之長而盡弟之道以教于家則一國之
人亦觀感而興起于弟上能恤孤而盡慈之道以教于家則一
國之人亦觀感而興起于慈而無悖戾者矣由是觀之同此人
則同此心同此心則同此孝弟慈一國之人既知所興起矣夫
下之人獨無是心乎獨不知所興起乎然在上之人不能察彼
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之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
有不均之嘆是以君子必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然

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絜矩之義何如。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凡工人為方必度之以矩。君子處物必度之以心。蓋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已。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于人。如在上之使于我者。或我所惡也。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不敢以我所惡者使下。在下之事于我者。或我所惡也。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不敢以我所惡者事上。或所惡于前人之先于我者如是。則必以此度後者之心。而不敢以所惡者先後。所惡于後人之從于我者如是。則必以此度在前者之心。而不敢以所惡者從前。又如

在右者或以我所惡者而加于我。則必以此度在左者之心。而毋以交于左。在左者或以我所惡者而加于我。則必以此度在右者之心。而毋以交于右。夫在我既不施其所惡。則在人自各得其所。顧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此之謂絜矩之道。能是道則為天下君。不能則為天下戮。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蓋言君子有絜矩之道。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為己之好惡。如是則上之愛其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猶子之愛父母哉。此能絜矩之效也。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々師尹。民具爾瞻。蓋言有

國君子之居民上也。舉動係斯民之觀瞻。好惡關百姓之安危。必兢且戒。慎惟恐拂民之欲。而失民之心也。苟不能絜矩而好人之所惡。人之所好。則禍及天下。怨歸一人。而為天下之大僂矣。此不能絜矩之害也。詩又有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峻命不易。蓋言殷之先王。能絜矩而得乎衆心。此所以得國而克配乎上帝也。非所謂好惡合衆人之公。而為民之父母者乎。及紂之身。不能絜矩。而失乎衆心。此所以失國而不足以配上帝也。非所謂好惡徇一己之偏。而為天下之大僂者乎。吁。明効大驗。昭于簡冊。如此後之有天下者。苟能監此得失之

効。常存敬畏之心。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雖然。始天下之道。固在于絜矩。然其所謹而當先者。又在于德也。蓋德者絜矩之本也。苟德有未謹。則理有未明。心有未正。則無以通天下之志。安能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苟有未正。則無以勝一己之私。安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此謹德之所以當先也。苟能格物致知。以啓謹之端。誠意正心。以致謹之實。若然。則謹德之功。盡而絜矩之本立矣。有德則德之所被者。皆于我乎。歸仰斯有人矣。有人則人之所受者。皆入我之版圖。斯有土矣。有土則任土作貢。不患財之不足。

矣有財則量入為出不患用之不周矣夫一德脩而衆善集德
 之當謹也何如哉且人能謹德則有人有人有土而有財是德者財
 之基財者德之致德者國之大本而在所當重財者國之末務
 而在所當輕也况財也者民命之所由生民心之所同欲得之
 則有以遂其孝弟慈之願不得則無以全其骨肉之恩故為君
 者但寡歛以脩己德無黷貨以傷民心此正所謂絜矩之道也
 苟或以德為外而不謹之以財為內而欲專之此風一唱民皆
 效尤不見有德惟見有財之可好不知有讓惟知有財之可爭
 爭鬪之風豈非自上而導劫奪之教豈非自上而施乎是則利
 與義不並行民與財不兼得故外本內末而財聚于上則民皆
 相爭相奪而離心于下苟賤貨貴德而財散于下則民必相親
 相愛而歸心于上曰民曰財互為聚散在彼在此孰為輕重有
 天下者當知所權衡矣况乎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
 能獨富雖曰財散則民聚而實民之聚者財不終散雖曰財聚
 則民散而實民之散者財不終聚是故言以悖理而小則人亦
 以悖理而應之未有君施逆命而民無逆辭者也貨以悖理而
 入則下亦以悖理而奪之未有上貪于利而下不侵畔者也即
 此而觀可見慎德之外無遠圖絜矩之外無別法貨財之有無

烏足為君子之輕重哉。康誥曰：惟命不于常，何以言之？蓋天命
 有善而無惡，天道福善而禍惡。人君有德而能絜矩，則有人有
 土而皇天眷命。人君無德而不能絜矩，則悖入悖出，而天祿永
 終。善則得不善則失，所謂峻命不易者在是。命果何常之有哉？
 為君者，其可外本內末而不知絜矩之道乎？楚書曰：楚國不以
 白珩為寶，惟以觀射父左史倚相二善人為寶。勇犯曰：亡人不
 以得國為寶，惟以哀痛慘怛盡愛親之道為寶。以此言觀之，則
 君子當內本外末而盡絜矩之道也。豈特財利當絜矩不徇
 一己之私哉？至於人才之用，尤不可拂眾人之欲也。秦誓曰：若
 有一个臣，斷一誠，一不事，表暴人之視之。若無所能也。然器宇
 寬洪，度量弘廓，淡然無物，而天下之物無不包。粹然至善，而天
 下之善無不納。是其心休，然亦如物之至大者，于物無所不
 容也。有容如何？彼其見人之有技也，而才藝足以適用者，則若
 已有之。未嘗謂其勝已而疾惡。見人之彥聖也，而德器迥出庸
 常者，則其心好之。其好之，篤不但如其口之所言焉。如此則
 寔能容天下之有才有德者矣。斯人也，以能保我之子孫，而其
 黎民亦庶幾有利哉。若彼小人，無斷之誠，無休之量，見人
 之有技也，則媚嫉憎惡之，使之無所容。見人之彥聖也，則拂戾

阻抑之。使之不得通。如此則實不能容天下之有才有德者矣。斯人也。以不能保我之子孫。而其黎民亦曰。殆哉。秦誓之言。如此。以此觀之。用人之有關於人國也大矣。自非能絜矩者。又烏能好君子。惡小人。而盡用人之道哉。故惟仁者之人。私欲無蔽。而天下之公在我。知此媚嫉小人。當深惡而痛絕之。則加以放流之刑。送諸四夷之遠。不與之同處乎中國。即此惡惡之一端。見其好惡之得正。此正所謂惟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也。而豈不能絜矩者。可以與此哉。彼世之人。亦有見賢人之可好。而不能舉之。或舉之而不能先。則是以輕忽放易之心。而待天下才

德之士。不亦慢乎。亦有見人之不善之可惡。而不能退。或退之而不能遠。則是以優游慢易之量。而待妨賢病國之人。不亦過乎。若此者。蓋知絜矩而未盡絜矩之道也。若彼全不能絜矩者。惟徇己見。不顧公論。于人之所共惡者。則以其便于己私。而偏好之。是謂拂人惡之性矣。於人之所共好者。則以其責已所難。而偏惡之。是謂拂人好善之性矣。拂人之性。則失人之心。失人之心。則失天之命。小則身危國削。大則身弑國亡。雖欲免于災患。胡可得耶。然則有國者。可不公於好惡。以盡絜矩之道哉。然好惡所以有公私之不同者。以其存心有不同也。是故民之

所好之民之所惡之。絜矩之道也。是道也。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所執者要。而所御者煩。大中至正。非若私意小智之用。周徧廣濶。非若私恩小惠之施。君子之道之大如此。其得是道也。惟在于忠信而已。忠信者誠也。誠則無不明。而能知千萬人之好惡。即一己之好惡。誠則無不公。而能以一己之好惡。為千萬人之好惡。大道寧不於是而得乎。若夫驕馬而恣已。狗私泰焉。而以人從欲。則一心之中。莫非私意之充塞。一膜之外。便有人己之異觀。雖欲絜矩。亦有所不能矣。且其所歆者。未必其當欲。所惡者。未必其當惡。雖欲絜矩。亦有所不可矣。大道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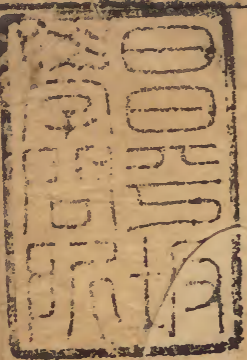
不于是而失乎。忠信以得之者。有天德。便可語王道也。驕泰以失之者。無忠。做怨不出也。然則欲絜矩者。盍求之吾心乎。心者衆理之會也。萬化之原也。君子能盡此心。則能絜矩矣。能絜矩則能用。人能散財。必不用小人。以病國。必不外本內末。以聚財矣。然生財自有正大之道。不必用私意小智。而巧為聚斂之術也。大道何如。蓋必使國無遊民。而生之者衆。朝無倖位。而食之者寡。不奪農時。而為之者疾。量入為出。而用之者舒。生之衆。為之疾。則財之源以開。而其來也無窮。食之寡。用之舒。則財之流以節。而其去也有限。將見財之積也。暴如丘山。浩如源泉。

而無有不足者矣。豈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然必仁者之
人。乃能不外本內末。以盡絜矩之道。歸其利于民。而不專其利
于己。歲其富于國。而不歲其富于家。由是天下悅之。而享有元
后之尊。是以財發身也。若彼不仁者。則外本內末。而失絜矩之
道。惟務殖貨。以恣富貴之欲。不知聚財。適為爭奪之端。由是天
下怨之。而不免于獨夫之辱。是以身發財也。夫財利者。人情之
所同欲也。專于己。則損于人。仁義者。人心之所同然也。施于此
則應于彼。如上能崇本節用。以厚民之生。不暴征橫歛。以奪民
之財。而好仁以愛其下。則為下者必服勞供貢。而為其分之所

為趨事赴工。而盡其職之所當盡。亦好義以忠其上。未有上
仁而下不好義者也。下既好義。則在上所以為之事。必克有
成。而府庫之財。亦皆為吾有矣。未有下既好義矣。而事不成者
也。而府庫之財。非其財者也。然則有國者。豈可外本內末。以專
利哉。孟獻子亦有言曰。士初試為大夫。則君賜之車。得駕四馬
者。曰畜馬乘。畜馬乘。則已食君之祿矣。豈可察于雞豚。以分
民產之利乎。自雞豚以上。所不當察者。可知矣。為卿大夫。而喪
祭。得以用水者。曰伐冰之家。伐冰之家。則其祿厚矣。豈可畜養
牛羊。以侵民生產之財乎。自牛羊以上。所不當侵者。可知矣。然

察雞豚畜牛羊不過陰奪民之利耳。至于畜聚歛之臣。則為橫
 奪民之利矣。况百乘之家。則有采地。可以出兵車百乘者。是其
 祿尤厚於畜馬乘伐冰之家者矣。豈可畜聚歛之臣乎。君子之
 心公而恕。與其有聚歛之臣。以傷民之財。寧有盜臣。以亡已之
 財。獻子之言如此。正謂有國者不可專其利于已。而以利為利。
 當公其利于民。而以義為利也。况仁義未嘗不利。若專于求利。
 則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故為國家之長。而專務財用者。實由小
 人導之也。蓋小人之性。惟私是徇。惟利是嗜。使其得為國家。則
 以聚歛為長策。以培克為善謀。由是民窮財盡。衆叛親離。天災

人禍。雜然並至。雖有善人以繼其後。亦終如之何哉。求利之害
 如此。所以言為國者。不可以利為利。而惟當以義為利也。以
 義為利。則是能絜矩。以利為利。則是不能絜矩矣。合而觀之。絜
 矩也者。固平天下之要道。理財用人二者。又絜矩中之大端也。
 能絜矩。則能用人。理財能用人。理財則人各得其所。而凡欲為
 孝弟不悖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嘆矣。



大學卷一 三十一



